



家

House Home Family 
Living and Being Chinese

中国人的
居家文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家

House Home Family
Living and Being Chinese

中国人的
居家文化



[美] 那仲良 罗启妍 主编 李媛媛 黄竿笙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中国人的居家文化：全2册 / (美) 那仲良, (美) 罗启妍主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33-0230-2

I. ①家… II. ①那… ②罗… III. ①住宅—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TU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4923号

House, home, family: living and being Chinese

Edited by Ronald G. Knapp and Kai-Yin Lo ©2005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1-0988

家：中国人的居家文化

(美) 那仲良 (美) 罗启妍 主编 李媛媛 黄竿笙 译 刘 岩 校

责任编辑：高微茗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九 一

内文排版：郑 岩

封面图片：(上册)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下册) 白铃安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889×960 1/16

印 张：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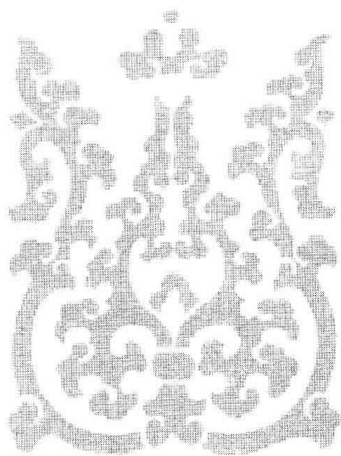
字 数：321千字

版 次：2011年11月第一版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230-2

定 价：98.00元(全二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第二卷 家居和家庭



第 9 章 家的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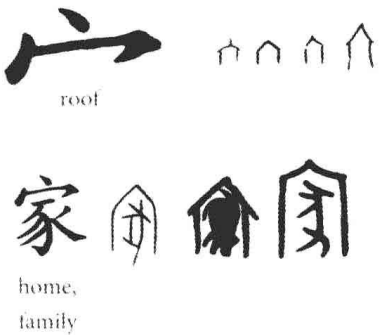


图 9.1 “家”字顶部的三笔代表屋顶。汉字“家”指“房子”、“家庭”和“家人”。左下角的“家”字是现代汉字，抽象的表示出屋顶和猪的概念。旁边是古体的“家”字，在用于占卜的龟骨和铜器上能找到这个字，看上去更像房子里放着一头猪。资料来源：Lindqvist 林西莉 “China: Empire of Living Symbols.” 1989，272。

汉字里表示“family”的字是“家”，同时这个字还可以指“房子”和“家庭”。“家”这个字作为表意文字，它的古老写法传达出的含义，现在我们仍可领会。这个字形象地描绘了一头猪（豕）在一个屋顶下的图景，而上面的三笔则代表屋顶（图9.1）。虽然“家”这个字的准确解释仍颇具争议，但是绝大多数专家都一致认为，屋顶下面一头猪的象征意义是极其确切的。¹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家”的最根本特征便是一群具有某种关系的人聚在一起“从一只锅里盛饭吃”。可以是指直意，一日三餐聚在一起吃，比如说吃“猪肉”；也可以是指喻意，共同分享收入，比如说通过“养猪”积聚财富。此外，“家”这个字还暗示了，所有家庭成员一起住在由“屋顶”所代表的房子里。而且，这个字还说明，“家”不仅是个生产单位，比如一起“养猪”，而且还是个消费单位，比如一起吃“猪肉”。解读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还注意到，“猪”的出现——“屋顶底下一头猪”，代表着生活富足，因为那时除了某些节日，吃到猪肉或任何一种肉都是不容易实现的愿望。所以，通过研究这个只有十笔的汉字，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关中国家庭的经济特征的线索，同时还可以得到与其相关的建筑学方面的提示。

家庭类型

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仍不外乎属于三种主要家庭类型之一，即夫妻型、主干型、联合型。夫妻型家庭，或称核心家庭，包括丈夫、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主干型家庭中除夫妻子女外，还包括配偶的父母。中国的主干型家庭中通常是包括丈夫的父母。纵观中国历史，主干型家庭是最普遍的家庭模式，直到近年来一个家庭的平均人数仍保持在5.2个人左右。中国的人口统计报告称，2000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数为

3.44个，与1990年的平均3.96个相比，家庭人口减少了0.52个。联合型家庭由两个以上同辈的夫妻型家庭构成，通常还要加上其他一些成员，比如父母或未婚的兄弟姐妹。联合型家庭据说代表了中国人的家庭理想。这不仅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有所颂扬，例如巴金的小说《家》，而且古代小说中也有，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甚至诗歌中也有。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几十年来一直认为联合型家庭是富有阶级的家庭模式，因为这样的家庭通常由多个妻妾构成，而贫穷的农民是支撑不起这样的家庭的，所以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家庭。

传说与事实

孔迈隆 (Myron L. Cohen) 在他的开山之作《分家与合灶》(1976) 中，质疑了这一传统观点。他发现，即使是在台湾那些贫穷的农耕社区中，也有多达70%的人生活在这种联合型家庭里。于是，孔迈隆进一步研究了一个家庭不同阶段的不同家庭模式。孔迈隆认为，家庭模式不应分成夫妻型、主干型和联合型。相反，每个类型都应被视为整个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一个家庭从一种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模式的手段，不外乎是结婚、生育和分家。在研究分家问题时，孔迈隆特别注意到家庭契约的重要性，将注意力放在了家庭经济方面。虽然他不赞同聚合式家庭是富人的家庭组织模式这种观点，但是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反倒似乎更证明了这一点，贫穷的家庭不会住在大房子里。

中国家庭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合作实体，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家庭成员将各自的收入汇总，由家长，通常是父亲、母亲或长子，进行再分配。收入和财产集中使某种形式的资金积累成为可能，否则是不会产生这种不分家的联合型大家庭的理想，也就不会产生只有富有的家庭才会采用联合模式这种观点了。至于“分家”，传统上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所有家庭财产要在兄弟中平分，收入不再汇总。要拟订协议，每件事都要详细记录。



图 9.2 宣传独生子女政策的宣传画，贴在河南省一个县城的墙上，就在作者考察的那个村子旁边。1982年拍摄的照片中，宣传画中那个独生子女被绘制成男孩的形象。后来，由于政府官员意识到这样的宣传画中的暗示不妥，同时随着计划生育压力地不断增大，独生子女的形象变成了女孩。资料来源：贾楠摄于1982年。

图 9.3 随着198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建房热高涨。正如漫画中尖锐批评的那样，有些人居然在为了一岁的儿子建新房。当然，这无疑更可能使他娶到与之般配的媳妇。资料来源：出自198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Li Jinqun 绘制。



Our son is just a year old, so we've just built him a new marriage house.

因婚姻构成的单位自成一统，组成一个“家庭”。于是，形成主干型和联合型家庭的过程又重新开始，壮大，成长起来。当然，有时也会削弱或发生变故。妇女通常不参与分家。她们被认为是夫家的一员，或准夫家人，所以在分家这件事上，通常没有正式的权利或义务。甚至当政府正式赋予她们家庭财产权后，传统的做法仍然将她们排斥在外。

房屋的建筑方式可以清晰地体现出一个家庭所经历的生命周期，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的前两章已经探讨过了。在中国各地，随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对未来的规划在房屋设计上的体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所谓“独生子女”政策的本质(图9.2)。人们在建房时通常会为将来要成家的儿子和儿媳多建几间房，盼望着一个家有一天会发展成主干型或是联合型。这些曾经只住着一对夫妻的房子，会逐渐成为一个由婚姻关系构成的家庭单位。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期。据说，那时有些人会为刚出生的男婴修建新房(图9.3)。阎云翔在论述室内空间与夫妻关系时描述了私人空间在一个家庭内部形成的过程和这种变化对房间内部格局形成的影响。过去是几个婚姻家庭共同睡在一间大卧室里，而现在人们通常会为每一对夫妻建一个独立的卧室。根据阎云翔的调查显示，家庭成员越来越喜欢他们的私人空间了。湖北省是一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孔迈隆发现，现在，在那里有一栋独立的房子已成了结婚的前提条件。在那些没有能力为儿子建新房的贫困家庭

中，通常只是将其中一个为新婚夫妇准备的房间重新翻修一下。比如，阎云翔考察的东北地区的村子，还有我在河南调研的西北部的村子，就是如此（Nancy Jervis 1992, 245-257）。于是，这个曾是全家人公用的房间，就变成了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对夫妇的私有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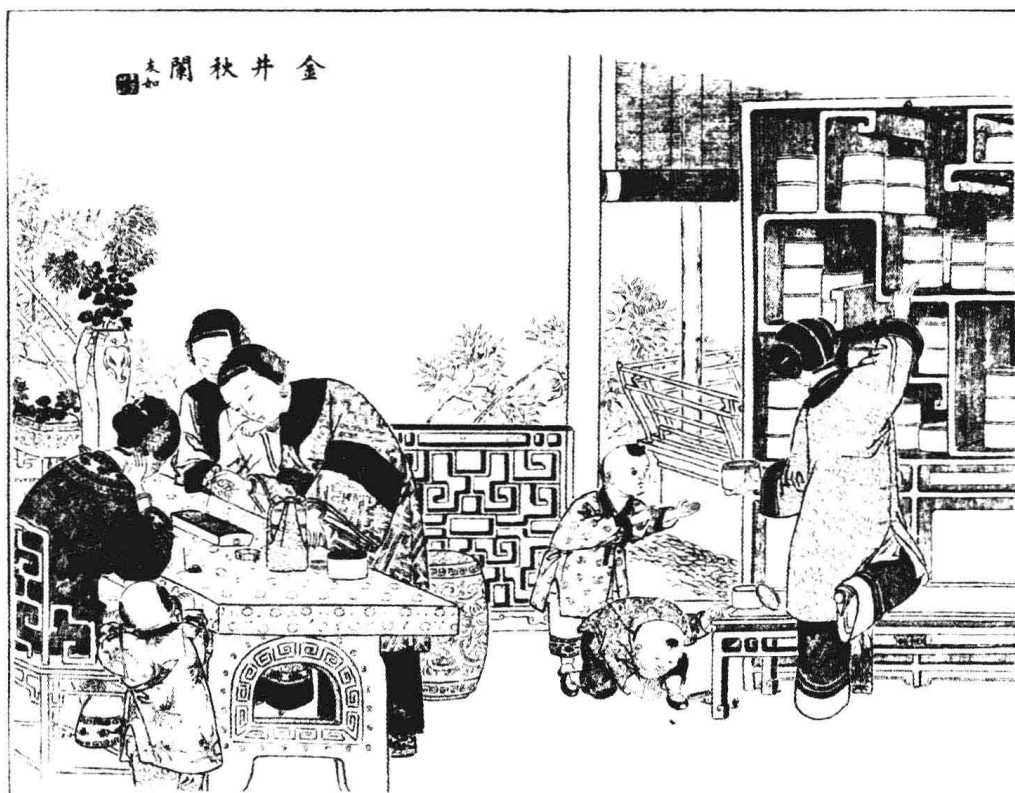
科大卫 (David Faure) 研究了中国南方的家庭构成，发现这些大家庭并不依赖聚居或是共拥财产，而是通过共同支配家庭开支结合在一起的。借助老的房屋图纸和记录，他解释说，这些由多个独立的住所构成的建筑群，就相当于是一所房子，也就是一个家。通过庆典，尤其是祭祖仪式，这些并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们被联系在了一起。多层次的家庭生活的活力通常体现在居住空间上。居住空间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大家庭的渴望，同时也炫耀了财富和地位。于是，科大卫得出结论认为，至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共同生活作为一个目标，连同祭祖仪式一起，满足了人们对大家庭的渴望。

非正式的母系家族

一方面，我们不应低估在这种正式的父亲家族中的族长的权力。而另一方面，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一种与这种正式的父亲系并存的非正式的体系。这一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妇女更多的权力。玛杰里·沃尔夫 (Margery Wolf) 曾写过一本颇具启发的书，名为《台湾农业社会中的妇女和家庭》。她在书中描绘了她所谓的“母系家庭”，即由母亲和孩子们构成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母亲和女儿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即使她们已经出嫁，离开了村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河南考察时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当时，是一位母亲召集来她的女儿们，以及女儿们各自的丈夫家的人，一起来帮助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当时急需帮助，可又被所属的父亲家族疏远。家里多出的空房和封闭的门廊是为将来回娘家的女儿准备的。在大多数描述中国家庭的文献中，通常只记述父亲家族。

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在她的文章中写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 即使是最贫穷、最卑微的家庭也会分割出一块空间专门留给女人, 就为了在身体上甚至社交上减少男女间的接触。白馥兰回顾了性别隔离的历史, 并且揭示了这样的事实, 即所谓的“内宅”既是某种限制, 又提供了多种机会, 有其优势和令人满意的地方; 而且, 那时只要有可能, 人们就会设立这样的私人空间(图9.4)。白馥兰运用大量的图画, 向我们展示各种家庭娱乐方式, 跨越阶级界限的家庭仪式, 以及妇女们为增加家庭收入而进行的生产活动。比如, 纺织、养蚕, 刺绣等。白馥兰还引述了高彦颐 (Dorothy Ko) 的一些新观点。她认为这种修道院似的封闭生活对女性文化是有正面影响的。甚至当一个女人不得不与这种空间困境作斗争时, 她们作为一个大家庭中的个体或群体, 有时能够发展出紧密的亲情和友情关系。这种困境常存在于被婚姻关系带到一起女人们中间, 比如作为一个外人不得不与一大家人分享空间。有意思的是, 即使“男女授受不亲”, 但中国的男权式家庭却似乎给妇女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 去享受生活, 甚至行使权力。

图 9.4 图中是妇女和儿童在“内房”里享受休闲时光。资料来源: 吴友如《吴友如画宝》1983, 第二卷。



房屋就像模板，可以用来解读为满足社会需要而按照辈份、年龄构建起的各种家庭关系。这些关系，除了在房间和过道间的实际关系上有所反映外，还体现在单个房间和过道的位置安排上。白馥兰在她那本涉猎广泛的《技术与性别：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权力构成》中，展示了如何将中国家庭作为一个可以反复研究的模板来看待。事实上，白馥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举行典礼的地方，每一个中国家庭传统上都是很讲究礼仪的，体现了宋代理学精神，也就是父权（1997，59-172）。

作为展示礼仪，继承传统的地方，家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了所谓“秩序”。体现儒家道德基础的“五伦”中，有三条是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的，即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²事实上，罗杰·艾姆斯（Roger Ames）曾说过：“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所有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家庭关系。统治者，被称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是人民的‘父母’，而人民则被称为‘民子’。”所以这就很清楚了，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有序的家庭的翻版。

按照节令举行祭祀仪式有助于监督每个人的行为，强化家庭内部关系，有时还要在家族内有所延伸，甚至是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图9.5）。一些仪式是要天天举行的，而另一些可能要半个月或是一个节令举行一次。绝大多数仪式要么是在大厅内的神坛前进行的，要么就是在厨房内的灶台上，但是还有一些是要到附近的大建筑物内进行的。傅凌智（James Flath）在文中重点谈到了在家庭祭祀仪式中用到的各种纸制印品，比如门神，而且他还描述了在中国北部先哲祠中的守护神们是如何在家庭环境中产生人性化的转变的（图9.6）。灶君，作为玉皇大帝的代表，家神中出色的一员，它的形象无处不在。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家庭中找到灶君的影子，不论这个家庭是穷还是富。而且，阴历腊月二十三，各家都要举行相似的仪式，恭送灶君踏上他的新年旅程。灶君每年都要在这个时候去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这家人一年中的活动情况（图9.7）。正如我们在第十四章中谈到的，傅凌智向我们展示了各种绘画的

a ▶

图 9.5

a. 在简陋的环境中，一位父亲正在就祭祖的重要性训诫儿子。资料来源：巴德（Bard）“Chinese Life in Town and Country”，1905，44。



b. 图中是《二十四孝》中的“刻木事亲”。丁兰幼年父母双亡，因为不能侍奉双亲而内疚。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视之如生。但是，他的妻子却嘲笑他的行为。一天，她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大哭。于是休掉了妻子，专心侍奉双亲。资料来源：《二十四孝》1993，12。

b ▼

9.6 ▶

图 9.6 阴历新年，中国各个家庭的两扇大门都会贴上门神，以保佑家人在来年免受伤害。资料来源：贾楠摄于1982年。



图 9.7

a.灶台上方供奉灶君的壁龛。虽然两边配着一副对联，以及祈祷“五福”的两个大字，但是壁龛里却没有灶君像。浙江省桐庐县枫林村。资料来源：那仲良摄于1988年。

b.一幅灶君像。灶君被置身在“财富宫”中。画面中充斥各种吉祥寓意的符号，比如满是闪光金条银条的聚宝盆和有望登科的童子。出自浙江宁波。资料来源：那仲良摄于1987年。



和文字的纸制印品，人们用来确保家人平安。

在一个传统家庭中，像这些的视觉语汇既奇特，又富于变化。这些文字和图画远远超越了装饰品的范畴，表达并承载了一个家庭的多种良好愿望，比如好运、长寿、人丁兴旺、富足和平安（图 9.8, 9.9）。有一些具有教化意味，用以传播道德准则，引导规范行为。毕嘉珍（Maggie Bickford）用“数九消寒图”的吉祥寓意向我们展示，它是如何跨越阶级界线、教育背景、审美品味的，从奢华的皇宫直至农民的寒舍，无处不在。那些吉祥图案无论是绣在挂毯上，还是印在纸张上，其字面意思多半较粗俗，也就是说这些文字大家都天天在使用。而其代表的多层含义既有直白的，也有含蓄的。通常会用到数字、象征、图案和双关语。



图 9.8 福禄寿三星是吉祥的象征。图中福禄寿三星被制成了浮雕砖。每一个都象征着某种美好的事物。“福”代表好运。“禄”代表薪酬。“寿”代表长寿。资料来源：那仲良摄于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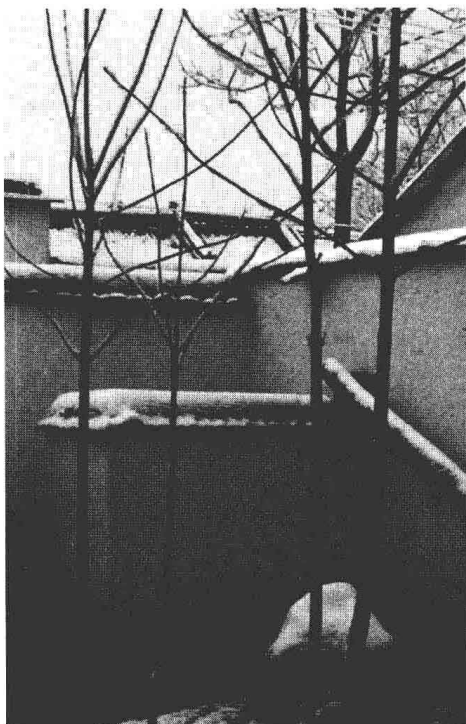


图 9.9 图中的寿字花纹是这一建筑物侧面山墙上最主要的装饰，代表着对“长寿”的期盼。资料来源：那仲良摄于2003年。

图 9.10

a. 冬日里河南一户人家的庭院。资料来源：贾楠摄于1982年。

b. 二十多年来，村里的新房越来越多的采用两层式。在绝大多数地区，这些新房就建在老房子的原址上，布局也与老房子基本相同。这幢房子和其他许多类似的房子一样，住在里面的新婚夫妇有自己一个独立的套间。套间里包括起居室、卧室和一个小厨房。这体现了阎云翔谈到的夫妻关系不断亲密的趋势。资料来源：贾楠摄于1999年。



按照华裔美籍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K. Hsu）的说法，每个中国家庭都“生活在祖先的阴影里”，而生者与死者就是通过这些仪式联结在一起的。傅凌智（James Flath）在文中提到了祭祖，以及悬挂祖先画像的习俗。这些习俗在中国北方的绝大多数家庭中都存在，直接体现了对祖先的崇拜。虽然有这些纸印画像已足够了，但一些家庭还要在正厅的层叠式壁龛中供上木制的排位。

按照何培斌（Puay-peng Ho）的说法，在中国南方，祠堂大而威严，“是家族力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其存在扩展了‘家族’这一概念，将所有拥有共同祖先的家庭都包括在内了”。中国南方农村中的许多祠堂，不仅从规模到装饰，而且从祠堂内举行仪式的一丝不苟的程度上，都体现了广义的“家”的概念。而这一切都有助于巩固和强化家族血统，同时也确认了最基本的家庭单位，不管是夫妻型的、主干型的，还是联合型的。通过仪式和装饰性图案，人们在各自的家里或聚在祠堂里，缅怀祖先。同时又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肯定了家族世代相传的重要性，而且还在抽象与具象形式上重塑了一个家族。

中国的家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实体，就像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和各个家庭一样。长久以来，从家庭结构到房屋内部空间结构一直都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首先是在台湾，近几十年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大陆，中国的家族、家庭和住宅都在不断变迁着。（图9.10）其中的一些是变得越来越简单。比如，潮流之一便是成了家的儿子们会越来越早地离开父母家，离开大家族，搬到公路沿线的新家里去，甚至搬到遥远的城镇中。正像阎云翔说的那样，“纵向的婚姻关系正在取代横向的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内的轴心关系”，标志着“婚姻关系对家族关系的胜利和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革”。但是，显然新房子还在不断建设当中，多出的房间和室内空间证明着一个家庭仍要经历的生命周期，即成长期，随后是分裂期。

1. 猪和狗作为家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汉代古墓中发掘出的石刻、壁画和陶器都证明了这些动物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此外还有鸡。到了二十世纪，猪、狗和鸡成了清道夫，而且将家庭垃圾变成了蛋白质和脂肪，为村民提供了70%到80%的动物性卡路里。而且在吃掉粮食残渣、人类粪便等等的同时，还消灭了寄生虫，在消化系统中把“废物”转化成了营养物。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在中国的一些村庄里，你还能看到这些动物在院里院外自由地进进出出。养猪从历史上就是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是农民现金收入的来源和是否有经济保障的一个标准。中国养猪的数量占世界总数的一半左右，绝大部分是四头左右的家庭散养。此外，猪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无数家庭利用猪粪提供的沼气采暖和烧饭。更多内容请参考Chang (1977)和Simoons (1991,295-297)

2. 另外两点是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